

Ethnography #9. Alan Klima.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92pp.

李梅君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2001年9月，在泰北一間民宅裡，Kamnoi老太太緊盯著新買來的液晶電視。畫面上，兩架民航機朝著紐約市的雙子星大樓衝撞，巨大的濃煙冒出，高聳的建築搖晃、崩裂，並引發更多爆炸與煙霧。Kamnoi目不轉睛，但不是因為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事件，她嘗試在爆炸的火花與煙霧的形狀中，讀出關於樂透數字的天啟。「在最不幸的空洞之中，幸運將會降臨。你必須從中發現已成熟的啟示，然後你就會得到數字。」

鏡頭一轉，已經年邁的Uncle Wua癱瘓地躺著竹床上聽著眾人閒聊。他的房子由象徵財富的粗壯柚木所搭建而成，展現出泰國經濟起飛的富裕生活。他也曾有風光的日子，除了妻子外，友好的女人沒有少過。妻子後來不幸罹癌過世，Uncle Wua不久便交到新女友，並把前妻鐘愛的金鍊送給她。從那時起，他開始有許多惡夢。有一日，當他在巡視建築工地時，一個巨大的樑木砸中了他，自此他全身癱瘓，不再風光。人們都說，這是他前妻的報復。

*Ethnography #9*從這些既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開頭，透過一個接一個的鄉野傳說、恐怖故事、鬼片與作者在田野中親歷親聞的故事，作者Alan Klima帶我們逐步走入九零年代末期的泰北農村：一個正經歷金融泡沫化的全球資本主義邊陲；一個瘋賭成性，賭與債構築社會網絡的城鄉邊界；一個大眾傳媒瘋起，電視、電影、廣播中介著人們對世界多重想像的農村；一個鬼影幢幢，人與鬼的愛恨情仇串連起此岸與彼岸的跨界宇宙。

這是一本十分不尋常的民族誌，而Klima正是要挑戰我們對民族誌的想像與期待。Klima在九零年代後結構主義風行時接受人類學的訓練，其求學期間正逢*Writing Culture*（1986）對民族誌寫作與文化整體性的批判。在這個背景

下，他走入泰北農村展開民族誌田野，不只用傳統的紙本記錄，也用鏡頭拍下畫面，成為了他的民族誌影片 *Ghosts and Numbers* (2009)。延續著 *Ghosts and Numbers* 對樂透博奕經濟與泰國鬼神信仰的影像呈現，在 *Ethnography* #9, Klima 將再現的媒介從影像改為文字，用更多層次的敘事，描述泰國人們在金融海嘯後，對於樂透博奕的狂熱如何與其鬼神的民間信仰和靈媒的附身交織成複雜的、非正式甚至非此生此世的經濟體系。在二十世紀末的泰國，鬼魂與數字同樣虛擬、同樣真實、同樣讓人生也讓人死。

本書一共有十四個章節。第一章作為導論，透過本文開頭兩則故事，帶讀者進入作者所謂的「哥德民族誌」(gothic ethnography)，並拋出本書的主題：什麼是真實？民族誌書寫是否非得看起來嚴肅 (serious) 才足夠真實 (real)？民族誌寫作有可能探問不可知 (the unknown) 的事物並且書寫幻想 (fantasy) 嗎？在第一章中，Klima 首先回應近年的本體論轉向 (ontological turn) 對於非人事物的關注。他一方面認可本體論轉向透過將原先被排除在外的非人事物放回學術論述的主體，鬆動並挑戰了既有的本體論假設，並且打開更多跨界與異質對話、連結的空間。這啟發他進一步探問所謂的非人是否也包含那些我們不可知的靈體、鬼魂與超自然現象。另一方面，Klima 卻認為本體論轉向經常落入將「嚴肅的討論 (talking seriously)」與「本體論」混為一談的陷阱。在強調非虛構寫作的民族誌慣習裡，彷彿採取一種「嚴肅」的書寫方法，「真實」便能不證而明。

但 Klima 並不同意於此。受到 Jacques Derrida 解構主義的影響，他認為寫作本身就是一種創造，除了用嚴肅的風格來書寫真實，是否有其它的書寫形式可以「彰顯」(signify) 真實。換句話說，書寫的形式與風格，是否本身就具備著指認真實的潛能，而不需要一直向外參照其它證據與文本。正是在這個思考下，他嘗試另一種書寫不可知事物的方法，不透過參照其它「客觀」事物，而是讓鬼魂附身來說話。在此，他引入 Derrida 的魂在論 (huantology)，拒斥旁觀者般抽離的詮釋與分析，透過一連串繪聲繪影的「鬼話連篇」，來鬆動言說者的主體，進而游走在書寫與再現、真實與虛擬、可知與不可知的中介地帶 (in-between zone)。

第二、三章透過數個片段的故事，並穿插泰北九零年代政治經濟的介紹，鋪墊後續故事的背景。這些片段並不彼此解釋，如同Gilles Deleuze和Félix Guattari (1988) 所描寫的地下莖 (rhizome)，它們並列交錯、彼此呼應又各自發展，營造出泡沫化經濟下鬼影幢幢的泰北地景。

第四章開始進入這個「哥德民族誌」的重心。從此到最終章，由第一人稱的「我」對著讀者喃喃自語地告白。而這個「我」，既是民族誌寫作者Klima，也是一位從小具有靈媒能力的女孩。女孩聲稱她附身在這位美國白人男性身上用她不會的英語說故事，而讀者也彷彿附身進入女孩的靈魂之中，感受她視界中發生在泰北農村裡，數字與賭博、金錢與債、鬼樹與亡魂、復仇與惡運彼此糾纏的故事。

這個故事的大意如下：

女孩自幼就與他人格格不入，自從她造訪鬧鬼的樹之後，便能感應到看不見的靈體。她被村裡借貸之母 (godmother) Ba Jae招攬為眼線，監視她三個丈夫的行蹤。從她的視角，我們看見在國家金融泡沫化後，一個圍繞著博奕與借貸的地下「道德」經濟網絡，維繫著金融風暴中小村裡繁榮的賭氣和金錢流動。然而，三個外來的賭徒帶來大量資本，他們和鬼魂進行交易，破壞了這個網絡的平衡，使小村被外來幫派勢力掌控。人們的賭債愈來愈高，只得賣地籌錢。Ba Jae認為這一切都是自殺的鬼魂Gongkam作祟，與第一任丈夫合謀將Gongkam的頭顱挖出來重重砸破。那個夜晚在一場大雨中，Gongkam的鬼魂回來了，兩位外來的賭徒狼狽地撞見鬼影，全身沾滿血漬返回村裡，隔天，眾人發現Gongkam姐姐被子彈貫穿的屍體，據說她曾經將前來求援的Gongkam拒於門外。而目睹這一切的女孩靈異體質更加敏感。不同的鬼魂輪番來到她的身體，向村民揭示樂透牌。她的靈媒之名遠播，卻招來殺身之禍。來自外地的摩托車四處找尋她的身影，她逃入那片鬧鬼的森林，在那裡，她的血和身軀化進土壤裡，直達那顆鬼樹的根。

不同於過往人類學家多半將不可知的宗教與靈異事物放置於真實之外，以「客觀理性」的角度，將之作為可被分析的「社會事實」 (social fact)，並用象徵、譬喻加以拆解。*Ethnography* #9始終沒有企圖解釋或分析這些鬼故事。Klima把那些用來解釋的框架「道德經濟」、「資本主義」、「社會

網絡」、「國家」、「交換」及「媒介」等等，都在書的前半放上檯面不多作解釋，彷彿這些才是「故事」，而後半逐漸開展的鬼魅才是用來理解的線索。鬼魅、靈媒、身體、意識、數字、金錢、資本、市場、影像、文字……誰是真實？誰是虛幻？誰才是誰的媒介？作者透過書寫拋下一個大哉問。

這一本不平凡的*Ethnography #9*，讓Klima贏得了2020年美國文化人類學會大獎*Gregory Bateson Book Prize*。藉由鬼話連篇，Klima挑戰了民族誌寫作的虛擬與真實，並且鬆動作者的權力與位置。但它不僅僅是對民族誌寫作的批判。*Ethnography #9*是真真實實的泰北故事，不管讀者相不相信鬼魂的存在，也必然從書中感受到生活在金融風暴後，賭癮大作、四處鬧鬼的泰北農村裡，經驗與感受是如何糾纏，過去與未來相互呼應。真實與虛幻、此世與彼世從來就沒有明確的界線。這樣的一本民族誌，讓它的讀者遠遠超越區域或議題上的限制，而能觸及更廣大的人類學社群。

參考書目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Oakl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88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Klima, Alan

2019 *Ethnography #9*.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